

你走不出你的鞋子

叶世斌 著



远方出版社



你走不出
NIZOUBUCHU

你的鞋子
NIDEXIEZI

叶世斌 著



远方出版社

2004年12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手指丛书/.江南主编.——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4.12

ISBN 7-80595-725-8

I.金...II.江...III.文学—中国—当代IV.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8911 号

你走不出你的鞋子

·金手指丛书·

作	者:叶世斌
出	版: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发	行:新华书店
印	刷:内蒙古华商印务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3.5
字	数:70.7 千字
印	数:1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725-8/ I · 194
定	价:15.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叶世斌 1958年生。1982年初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滁州分校中文系，文学学士。1990年鲁迅文学院第六期文学创作进修班结业。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发表诗歌作品 300 余篇，小说 10 多万字。著有诗集《门神》（安徽文艺出版社）；诗集《倾听与言说》（中国文联出版社）。诗歌作品多次获奖，并选入各种选本，诸多诗作被译成英文，受到国内外评论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现为安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诗人协会（WCP）会员。并多次被邀参加在希腊、巴黎等地举行的世界诗人大会。现在安徽天长市土地局任职。

目 录

用文字垒起家园 /001

感谢灯盏(代序)/007

襟 巾 /011

古老的话题 /019

你毫出你的盘子 /033

你们好,白头翁 /045

太阳的语言 /048

家 园 /080

今年夏天男人都在落发 /086

你走不出你的鞋子 /093

药 /102

含泪的诀别(代跋)/108

用文字垒起家园

许春樵

你走不出你的鞋子

有一种宿命的力量是任何人的任何意志都无法抗拒的，贾宝玉第一次见林黛玉的时候非要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这“木石前盟”是前世注定，在一千年之前就被刻进了你的生命轨道。那么，你还能做什么呢？你能做的就是严格执行并实践命定之数对你的安排，除此之外，就是误入歧途。

这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至少有以下现实理由，一个人与一种职业之间必须具有内在的默契，一个人与一种选择之间必须具有双向的期待和价值，即选择的同时也是被选择的结果。若此，就可以用马斯洛的“高峰体验”

为人生进行光荣而自豪的命名了。

叶世斌注定了属于诗歌和文学，所以他与这个世界进行本真对话的唯一方式是文学，他全部的力量源自于诗歌的妄想和文学的冲动，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从象形走来的文字，这与他是否拥有土地和土地上的建筑没有任何关系。一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在此之外的多余、徒劳、夸张、别扭、分裂与堕落。叶世斌属于文学就像贾宝玉属于脂粉和女人一样，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规定了，无可奈何。

于是，叶世斌继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诗集《门神》、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诗集《倾听与言说》之后，远方出版社又出版了这部小说集《你走不出你的鞋子》。叶世斌以文字为基石，用二十多年的光阴，艰苦而卓越地垒起了自己的一方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里，叶世斌智慧而澄明、自由而宁静、从容而挥洒，所有的恐惧和焦虑、悬空与荒谬都被文字释放和消解，满目铺陈的文字不只是渲泄或见证他由来已久的动荡不安的情绪，更是拯救他持续焦虑、绝望、分裂和痛苦灵魂的最后的手段。那是一片漆黑无边的大海，文字是幽暗的海面上飘浮而来的救命稻草，在叶世斌的世界中，与文字相依为命，是向彼岸逼近，向终极靠拢。文字的另一种神圣使叶世斌对文字充满了敬畏与膜拜，是一种比饥饿中粮食更加珍贵的对待，我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叶世斌为诗行中一个字的确定而彻夜不眠，那是一种几乎比爱情和婚姻更加困难的选择。许多年来，他始终是无比重视文字在他手中的意义和对他在文学层面上的裁决。文字垒起了家园，这个家园使他在获救的同时，充满了感动与光荣。

文学是一种修行。虔诚与牺牲使一个诗人超越众生，抵

2 用文字垒起家园

达神的居所。诗性和神性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成为一种相互命名的关系。作为一个诗人的骄傲不在于完成了人与神的形式历程,而在于精神的对接。这使他们的优越和高贵被时间和历史反复提起直至成为阅读者的一种意志。

作为诗人的叶世斌,无疑拥有了他这一辈诗人难能的光荣与骄傲。他的诗歌在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许多诗歌在翻译到国外后,同样受到相当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评论家、诗人和读者们,他们很难相信中国诗坛在一个偏远的小城里蛰伏着这样一位诗人,对现代人类精神命运与物质挤压下灵魂分裂与失重而痛不欲生,在没有出路的无聊和绝望中,发出的天籁般的悲鸣与哭泣。叶世斌诗歌中弥漫着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叔本华的血脉,尖锐的撕开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与西方世界相同的精神危机与灵魂困境,将诗歌的视野扩展到人类共同命运的广度,同病相怜的共同情感提升了诗歌本土化的狭隘的价值目标。叶世斌的诗歌显然是属于现代主义诗歌,深受中国古典象征主义诗歌熏陶的叶世斌在吸收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诗歌营养的时候,表现出了极高的感悟力和融合能力,“所有的死亡相互模仿!如在世的日子”、“光是那种被我们照亮的东西!而所谓黑暗,是我们的视觉!对某些事物的熄灭”、“我只能在落叶上建造驿站!以一生完成一次飘零”。叶诗以自己冷峻、恍惚、悬空、无根、幻灭、绝望的独特的思想意志和主题立场,以陌生的想象和虚拟、诡异的隐喻和象征在多年打造和锤炼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歌风格,如果这一评价成立的话,则无疑填补了中国现代诗歌流派的一次空白,丰富了现代诗歌新的可能性。叶世斌的诗歌在寂寞中被越来越多的

海内外同行们发现并欣赏,2000年,叶世斌被总部设在美国的“世界诗人协会”(简称WCP)吸收为会员,并被邀请参加在希腊、巴黎等地举行的世界诗人大会。著名诗人、诗评家沈天鸿先生在《安徽现代诗潮二十年》一文中把叶世斌列为80年代中国现代诗潮和安徽现代诗潮代表性诗人之一。在一篇《关于90年代汉语诗歌》的诗论中,叶世斌的诗集《倾听与言说》与西川、海子、欧阳江河等人的十部诗集被权威评价为“90年代最重要的诗集”,成为影响中国诗歌走向的代表性著作。叶世斌以自己的创造性意志和艰苦卓绝的实践赢得了诗歌界的重视和作为一个优秀而著名诗人的荣耀与尊严。

叶世斌的小说集《你走不出你的鞋子》则是其才华与智慧的另一展示,他似乎天生就属于文学,就像一个会推牌九的赌徒很快就熟练于麻将。他本写诗,小说做得不多,但却极具小说天赋,书中的小说秉承着诗歌的气质,尽情挥霍着属于他自己的语言才华,叙述语言或惜墨如金,或汪洋恣肆,而感觉和意象则是其叙述的基本元素,因而在形式上首先具备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品质。“诗人像珍惜情感一样珍惜他的想象。他幻想着如何实践这个令人神往的意境。他相信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勇气……他毕竟坐在这个具体的黄昏,这条有名有姓的街上……这一切像一条条非常亲切而有力的膀臂,从不同侧面挽着诗人……”这是感觉化了的叙述,也是一种需要想象与才情的叙述,叶世斌以诗人的语言能力随心所欲地写人说事。在小说的构思上,叶世斌明显受现代主义小说影响,表现出了现代人的焦虑、恐惧、失落和缺少安全的生存事实,表现出了人生被置于一种假象的真

实中无能为力,无法选择,无家可归,世界的荒谬与怪诞剥蚀着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人在反复的被挤压中成为一个没有根据的符号。《蒙巾》象征着一种无处可逃的宿命,虽然欧?亨利式的结尾增加了戏剧性效果,但在此背后是形式的逃离并不能取代心灵的逃离,是希望中更大的绝望。叶世斌显然知道小说是需要戏剧性的,因而他的《你走不出你的鞋子》、《你亮出你的盘子》、《古老的话题》等小说中将欧?亨利手法运用得以假乱真,很具冲击力。《家园》中在水缸里钓鱼使人想起了沃尔芙的《墙上的斑点》,专注凝望的水缸如同沃尔芙小说中的那个墙上的斑点,所看到的和所钓的并不是自己需要的,也不是自己的目的。动机与目的的悖反瓦解了行动的意义,使小说成为荒诞存在的另一种寓言。构思最巧妙的是《你亮出你的盘子》和《药》。《今年夏天男人都在落发》、《你走不出你的鞋子》更像是叶世斌诗歌精神的小说版,或者说是以小说的形式翻译了他的诗歌,如同卡夫卡的《城堡》和《变形记》一样,小说中充满了荒诞、焦虑、恐惧和无处藏身的绝望,而其中的心理描写与刻划却是相当的准确与到位,人物的行动与心理活动在一种恰当的张力下向前推进,其纯熟的驾驭和把握,深入的思考和价值立场使小说无疑具备高格调的艺术品位和高纯度的思想含量。小说的判断标准一是审美价值,另一个就是认识价值,叶世斌以他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向人们展示了这种能力与才华,这使他有理由继续保持着文学的自信和傲慢,作为叶世斌的朋友和读者,我们为此而鼓舞和自豪。

叶世斌现在的职业显然与他的天性和秉赋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所做的和他应该做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他应

该属于他自己的命定的道路，那是任何文件和组织都不能改变的。叶世斌的职业也许更适合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他知道自己的归宿是在安静的书房里，他知道只有文字垒起的家园才能让他活得安心与宁静，所以他要写诗，写小说。这些诗和小说作为一种证据，证明着叶世斌继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也是对他的前世负责，从这个角度上看，我更愿意把他强制性地纳入到我们的同道中。写下这些文字，很像是梁山起义前的拉帮结伙，以文学的名义和旗帜，招降纳叛，妄想就此坐了江山。

感谢灯盏(代序)

撩起窗帘,窗外黑沉沉的。一幢空荡荡的大楼耸立在对面,使黑暗变得更加真实,沉重,仿佛这漫天的暗黑都是从楼层里产生出来的。

只有这时,只有黑暗如此逼真和陌生地呈现在眼前的时候,我才想起对面的工棚里曾经闪亮过的灯盏。令人惊讶的是:那盏为我所熟视无睹的灯原来并不完全存在于局外和可有可无,以至此刻,它的熄灭竟给我带来一种意外的失落感。

那是建对面大楼的时候,看守工地的人在他的小屋里挑起的灯盏。坦率地说:我从没认真关注过那盏灯。我

们的目光只能照射自己的有限的生活范围。就我而言,整天匆匆忙忙,上班,下班,读书,写作,哪有多余的兴趣关心一个完全与己无关的工棚,一盏无足轻重的灯。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盏灯。是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妻带儿子回家了。我一个人坐在窗前读书,感到夜晚的存在。我站起来,刚打开电视,就熄了,电视出了故障。我在屋里来回踱步,然后坐下来吸烟。冷风透过窗棂嗖嗖地透进来,夜晚的寂静巨大而寒冷。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好象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渐渐陷入一种寂寞,孤单和恐怖之中。不知过了多久,我下意识地撩开窗帘,意外地看到了对面工棚里的灯盏。

灯光涌出工棚的木门,照射窗外的沉沉黑暗,风声响起,那灯光似在风中摇晃,弯曲,这更增加了灯光的亮度和质感。在工棚门口,一个老头戴着棉帽,披着棉袄,双手抄在口袋里,一动不动地端坐着,仿佛一尊沉着的塑像。

我的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温暖。在这寒冷的远离人群的夜晚,灯光照耀着我的孤独,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人的环境中来,给了我一种亲切的伙伴感和慰藉。

但这只是一个夜晚的际遇和一种瞬间感受,过去就过去了,我并没因此更在意那盏灯,只是有时夜深人静,我阅读或写作之后偶尔撩开窗帘,总是无一例外地看到那个明亮的工棚,那盏闪耀的灯。灯光照射着日益成形的建筑和邻近的楼层,显得那么寂静,自在。在我的眼里,它始终仅仅作为一种偶然,辉煌着我记忆中某个孤独的夜晚。灯下那个老头以及他那总是端坐着的姿势,也只与那个夜晚有关。

我对那老头一无所知。工棚就在路边,出入来去都经过

那棚子,有时目光无意间看到棚里,只见里面放着一张床,总有一个人在蒙头大睡,估计是那老头夜里值班,白天休息。

后来,因为家里一件事,我认识了那老头。那是一个星期天,儿子在楼下玩,把钥匙给丢了。这是第三次了,门上的锁已经换过两次。这次妻真发火了,逼着大家下楼找,直到天黑,也没找到。第二天,妻还在犯愁。要是钥匙被坏人拾到,开了门,被偷的物品将不在少数。再换钥匙,门被换烂了,再新的锁也不管用。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有人敲门了。进来的是一个老头:矮小,黑瘦,衰老,是我们在农村的某个田埂上或某个屋檐下常见到的那种既老又丑的老头。妻很警惕地问明来意,老头说是对面看工地的,听说我们家掉了钥匙,特地送来的。临出门补充道:“今儿早上,在楼下垃圾池边上拾到的。”

老头扶着楼梯走了。妻关上门,开始犯疑,担心老头在送钥匙之前,已经去配了另一把。

这些人,从农村进城做工的,来历不明,谁也说不会做出什么事来。就这样提心吊胆了好几天,什么事也没发生,家里的一切好端端的,心里这才踏实。我很有些过意不去,叫妻买了两包醉翁亭烟送去。据说老头高高兴兴地收了,还说了好些感谢的话。

这件事同样简单而不留痕迹地过去了。灯光继续亮着,似乎仍然只是与那建筑有关,而与周围的事物缺乏最基本的联系。

可是,在我们生活的某些微不足道的方面却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妻值夜班,我再也不用担心那条又黑又

长的小巷,再也不用每晚接送。现在,自行车再也不用扛上扛下,放在楼梯口就行了。甚至,每晚休息前,也不再细心检查门锁,上好链条。总觉得附近有个棚子,有一盏始终亮着的灯,有个老头时刻坐在灯下。确实,自从工棚里挑起那盏灯,附近就再也没发生过抢劫,失窃之类的事。

但谁也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生活细部和心理感觉上的变化。只有这时,只有当灯光熄灭之际,我才明白:原来,那盏局外的灯已在不知不觉间照到我们的生活范围,并为我们所接受,信赖和依仗。正是那盏灯,在无数夜晚,给我们带来多少踏踏实实的亲切感,安全感和生活的亮色。

我心里油然而生一种欠意和感激。我望着窗外那个黑蒙蒙的工棚,在想:这世上又有多少事真正与己无关呢?很多人事不为我们所知觉和重视,它们正是以远在的方式有益地参与和影响我们的生活,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条件,使生活变得温暖,丰富而令人感恩。

窗外漆黑一片。也许此刻,那盏灯正在另一个工地上挑起,那灯光正在为另一些人所忽视和不屑的同时,悄悄切入和打亮他们的生活。

总之无论怎样,灯光不会熄灭。总有无数盏灯在夜晚亮起,构成连绵而辉煌的灯海,映照人间。

发表于《大时代文学》1992年第9期

幪 巾

你走不出你的鞋子

你漫无目的摸索寻找

你无知无觉受尽捉弄

——题记

窗帘拉在一边，在中间打了个结
花，那形状象女人的某种发式。每当黄
昏，倾斜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落在窗
帘上，像帘布上绣着一朵金盏花，像女
人头发上戴着一朵金盏花。每当黄昏，
诗人坐在窗前，疲倦的目光——那是
另一种夕阳——穿过窗口，穿过人声
喧闹的街道，落在对面那楼层的阳台
上，那里将有一朵真正的金盏花，摇曳
而出，在诗人的黄昏开放。诗人等待
着。

“搬家吧，搬家吧。”妻子的声音，喘息的声音，充满劳累、厌倦的味道。

诗人沉默。诗人自私地守卫着自己的秘密。这时，黄昏最后的光亮凝聚起来。这时，她出现了。诗人的心里出奇地宁静起来。

她轻轻放下端着的盆，开始抖散洗好的衣服，然后撑好，然后用叉篙晾起来。直到晾完最后一件，她放下叉篙，端着盆进屋去了。她再次来到阳台上，手里提着花壶。她一盆一盆地给花浇水。她放下花壶，开始调换花盆的位置。她在诗人秘密的注视下，反复地做着这一切，轻轻地，娴熟地做着这一切。然后她很悠闲地拢一拢头发，站在花盆之间，身体靠在栏杆上，默默注视着街面。

诗人的视觉开始稳定下来。那向下披去的黑发，那朦胧而美丽的面孔，那细长而略带稚气的身段，那靠在栏杆上的安静的姿势，在诗人的感觉里构成了无比优美迷人的境界。渐渐地，阳台消失了，楼层消失了，街道消失了。嘈杂的人声，汽笛声，铃铛声，所有那些终日不绝的折磨人的声响，像经过一场雨的稀释和淡化，朦胧地隐退到某个遥远的地方，最终归于沉寂。那在枝头，在窗口，在诗人的心里翻滚的灰尘和暑热，松散开来，飘落下去，直到化为虚无。诗人忽然感到非常疲倦。这是经过了人世的无数困扰、争斗和烦忧，最后到达故乡的那种疲倦，那种四肢放松地躺在儿时纳凉的槐树下，躺在春花初开的草坡上所感受到的深刻的疲倦。诗人的心颤抖起来。黄昏颤抖起来。

这是每个黄昏必然出现也必然消失的境界。当她提着花壶消失在阳台上，消失在门后，诗人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那